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春阿氏謀夫案 第十六回 閱判詞傷心墜淚 聞噩耗覓跡尋蹤

說起玉吉拾起一張草底來，正是王長山訪案的原報告。自己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由不得心驚肉跳，戰慄不止。又見有一本細冊，翻開一看，正是大理院結案二次覆奏的原摺玉吉納悶道：「怪得很，怎麼長山手眼，這樣靈活，探訪這樣確呢。」一面驚異一面翻開細看。見上面寫道：

大理院謹奏為審訊殺夫犯婦，他無證佐，謹就現供，酌擬辦法，由咨改奏，恭摺仰祈聖鑒事。准步軍統領衙門咨送文光報稱，伊子春英被伊兒媳春阿氏砍傷身死一案，當將人犯解部審訊。春阿氏初則賴稱伊夫春英，因撞見文光之妾范氏與普雲通姦，被文范氏謀殺斃命，迨提同環質，審係虛誣。始據供認自尋短見，以致誤傷春英身死。法部恐案情不實，未及訊結，移交到院。臣定成等督飭進派讞員，詳慎訊鞫。春阿氏始猶藉詞狡賴。當查照法部卷宗，嚴行駁詰。復自認誤殺屬實。臣院曾於上月十六日，瀝陳前後訊供情形，並聲明嚴飭承審各員。

予限訊鞫，如有別情發覺，自當據實推求。如春阿氏始終堅執一詞，亦當酌取現供，會同法部擬議具奏等因。奏奉諭旨：知道了。欽此。欽遵在案。

玉吉看到此外，不禁眼辣鼻酸，流淚不止。暗暗咒怨自己，不該驀地生事，陷害自幼的姊妹。幸虧她明白大體，不然若供出我來，豈不把兩人名譽一齊都抹煞了嗎。因又往下看：阿氏堅認委因在家受氣，欲自行抹脖，以致刀口誤碰傷春英身死，並無別情。當飭取具現供，臣等詳加查閱。據春阿氏供，係鑲黃旗滿洲鬆尼佐領下阿洪阿之女，伊父早年病故，有兄常祿充錄巡警。光緒三十二年三月間，由伊母阿德氏主婚，將伊嫁給本旗普津佐領下馬甲春英為妻。過門後夫婦和睦，夫翁文光係領催，祖婆母德瑞氏，二婆母文范氏，及夫弟春霖，夫妹大正、二正，均待伊素好。大婆母文托氏，係春英親母，平日管束較嚴。家內早晚兩餐，俱由伊做飯。自祖婆母以下衣服，皆由伊漿洗。伊平素做事遲慢，每早梳頭稍遲，即被大婆母斥罵。間逢家內諸人脫換衣服，漿洗過多不能早完，亦屢經大婆母斥責。因此常懷愁急。是年五月二十日後，大婆母因母家堂伯病故，定期接三。當給伊孝衣數件，囑令漿洗，至晚尚未洗完。大婆母嚴加責言，伊自思過門不及百日，屢被譴責，嗣後何以過度。不如乘間尋死，免得日後受氣。二十七日早飯後，大婆母帶同伊及大正至堂舅家弔喪，會見各門親戚。以伊係屬新婦，同聲誇好。大婆母聲稱做事無能，有何好處。伊愈加氣悶。傍晚時夫翁走至，將三事畢，大婆母天氣炎熱，堂舅家房屋過窄，商令夫翁將伊帶回。伊隨同夫翁坐車回歸。至九點鐘後，伊在廚房收拾家具。瞥見菜刀一把，觸此尋死情由，念不如自行抹脖，較為乾淨。將刀攜回自己屋內，掖在鋪褥底下。移時春英回房，搭鋪睡宿。上房堂屋門亦已關閉。伊仍在廚房溫水洗臉。完後回至屋內，見春英側身向裡睡熟。維時約近十二點鐘，全家及院鄰均已睡靜。伊將菜刀取出，提在手內，走近春英牀邊，向之愁歎。忽見春英翻身轉動，伊心內發慌，站立不穩，撲在春英身上，以致刀口碰傷其咽喉左近，春英呼喊一聲，滾跌牀下。伊見其頸脖冒血，慌急無措，趕即跑出，投入食水缸內，致頭上扁方，磕傷左額角。後伊夫翁等將伊救醒，聽聞春英業已身死。文范氏略稱，須留活口。伊心懷忿恨，時伊母阿德氏聞信前來，詢問殺死春英情由。伊聲稱情願與之抵命。當由夫翁報案，將伊帶至廳上。眼同相驗後，解交步軍統領衙門送部移交過院。今蒙訊問，伊夫春英咽喉受傷身死，實因伊自尋短見，以致誤行碰傷。盡情急投入缸內，委無別故。

伊身穿血衣委係由步軍統領衙門送案時，伊母阿德氏攜回家內洗催，以致血跡不甚明顯。至伊前供，春英撞見文范氏，與普雲通姦，致被文范氏謀殺，將伊投入水缸各節，委因聽聞文范氏須留活口之言，心中懷恨。又因普雲當日，代夫翁質取孝衣來家，故捏造春英對尹聲說，撞見文范氏與普雲通姦，希冀死無對證，藉圖抵制，其實並無其事等語。

玉吉看到此處，正在驚心動魄之際，忽的房門一響，長山自外面走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，福爾摩斯的文牘，竟被你給偵查著了。」說著，把玉吉所看的原冊，一手按住，笑吟吟的道：「我問你一句話，然後再瞧。」玉吉猛嚇一跳，當時也說不出什麼來，隨把原摺放下道：「王兄你過於疏遠我了。既有這樣事，何不早為說明。」說著把皮包挪過，要將原物收起。又陪笑道：「小弟無品，不該趁人出去，檢察人的東西。」說罷，挺身站起，坐在一旁。長山道：「老弟不須瞞怨，聽我把原委說明，省得你疑團不解。」玉吉道：「疑念我卻沒有，難為你這樣細心，怎麼就知道案裡有我呢。我嘗讀西洋小說，深服那福爾摩斯，是個名探，不想中國人裡，居然有高過福爾摩斯的。」長山發笑道：「話休過獎。既然我的信件，被你看了，此時倒不妨說明，免你害怕。」玉吉道：「我倒沒什麼害怕的。你打算怎麼樣我，自管直說。雖然你偵明是我，但恐殺人的緣由，你尚有誤會。先請你說我聽聽。」長山道：「司法人員因為你的事情，煞費苦心。連先後堂官戴鴻慈、葛寶華，並紹昌、王立序諸公，都費過多少研究。因看阿氏可憫，未忍追究。雖然法律上不能袒護被罪人，而此案被罪人，情有可憫。以舊時律例考求，因奸致傷本夫，或因奸殺本夫的案子，樣樣兒查來比較，俱沒有此案奇特。阿氏在堂上的神色，頗為可怪。審查情形，又決不是因奸致傷本夫，犯婦幹事發後，袒護姦夫的神色。阿氏又日夜叫苦，自謂一輩子清清白白，可見她素日莊重，必非與行兇原犯」剛說到此，玉吉以衣袖揮淚，攔住長山道：「請問長山兄，這幾位承審司員，姓名名誰？這樣的體察至微，聽訟如神的人，實在難得。」

長山道：「提起話兒長，驗屍官姓蔡，號叫碩甫。驗屍之後，已將屍場情形，報知部裡。當時部裡不甚注意，後因此案頭緒十分複雜，部裡向蔡君要個主意。據蔡君說，若研究出此案真像，很是費手。以屍場情形論，阿氏昏倒，必是春英死時，夫婦未有一處。按心理來揣摩必是見了屍身，方才觸動悲感。」

以春英的傷痕而論，決定是謀殺無疑。然既非范氏，又非普雲，阿氏的口供，總說是情願領罪。這宗話裡，頗耐尋味。若根究此案原凶，宜從這句話裡入手。當時那部裡司員，俱以此話為然，也都是這樣研究。問到歸期，始終也不得頭緒。急得那朗中善全，並各司承審過此案的人員，全部日夜發悶。後從種種方面，把阿氏的家事調查清楚，又在女監裡體察阿氏的動作，這才知道阿氏是個有情有義，純心孝母、節烈可風的女子。」

說到此處，玉吉又滾下淚來道：「吾不意今日中國，還有這樣明事人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抹淚。長山斟了碗茶，遞與玉吉道：「老弟且不必傷心。你的為人，我是極其佩服。錯非是看你們可慘，哪裡還有今比可憐這情之一字，不知古往今來，害了多少癡男怨女。」說著，太息不止。又把原摺打開，遞與玉吉。

玉吉點頭感歎，顧不得再看什麼，歎了口氣道：「王兄王兄，小弟為人，叫旁人好看不起。不知真像的人，豈不說是妒奸殺人嗎？」長山發笑道：「你的隱情，休得瞞我。不獨我明白，大半官場之中，見過春阿氏的人，全都明白，錯非知其內幕，亦不肯如此定案。你且喝一口水，靜一靜氣，看看這大理院原奏，究竟是屈與不屈，」玉吉接過原摺，看了一會。因想著事情可怪，遂問道：「此摺看不看，卻不要緊，想我心裡事，止有我兩人知道，雖然我在外多年，卻從未向人提過，你如何知道的這樣肯切？我到要請教請教。」長山笑道：「此時你不必打聽，等你把摺子看完，咱們吃過晚飯，我再細細的告訴你。」

玉吉無法，只可拿了原摺，續瞧著：

爾等詳究供情，春阿氏以幼年婦女，過門甫及百日，何至因婆母責罵細故，遽爾輕生。若既自願尋死，春英即在牀動轉，何至心慌撲跌，檢閱原驗屍格，春英咽喉左面一傷，校長二寸餘，深至氣嚥破，顯係乘其睡熟，用力猛砍，豈得以要害部位，深重傷痕，謾為誤碰。至碰傷以後，刀猶在手，盡可自抹，何以復走至廚房，投入水缸。且即自尋短見一節，原供謂因屢受春英辱罵。繼又供係夫妹欺凌，前則歸之於婆母斥責，其碰傷春英一節，原供謂一時心內發迷，隨持刀將春英脖項用刀一抹，繼又供伊提刀坐在炕沿，春英掙起，將其脖項碰傷，後則日之於心慌足滑，撲跌身上，致刀口誤傷其咽喉。前後供詞屢經變易，殊難深信。當飭逐層駁詰，春阿氏一味支吾，迭加嚴刑，仍堅稱委無他故。揆其情節，春英之被殺，非挾有嫌恨，即或別有同謀下手之人。屢飭傳同文

光家屬，及院鄰人等質訊，詰以春阿氏夫婦，平日是否和好。文光等供稱，未見不睦情形。

詰以春阿氏，平日是否正經，則供稱未聞丑聲揚布。該以春英被殺之夜，曾否有他人來家，則供稱並未見有別人。詰以春英身死，何以初報官廳，即實指為春阿氏砍傷，則供稱春英晝夜死在春阿氏房內，非春阿氏動手，更有何人。酌以春阿氏殺死春英，是否別有緣因，則供稱時屬夜深，全家俱已睡靜，並未知春英何故被殺，事後探聽亦無消息。詰以春阿氏是否被逼難堪，自甘尋死，文托氏供稱，自春阿氏過門，合資格外疼惜，間因做事遲慢，被尹斥責，亦屬管教兒媳常情，從未加以惡聲厲色，何至便尋短見。詰以春英被殺之夜，何人首先聽聞，德瑞氏供稱，伊因老病，每晚睡宿較遲，是晚十二點鐘，伊聽見西廂房，春阿氏屋內響動，伊恐係竊賊，呼喚春英未應，復同掀簾聲響，並有人跑東屋腳步聲音，伊遂喚醒文光等，點燈走至西屋，見春英躺在地上流血，業已氣絕。春阿氏不在房內，至找東屋廚房，始見春阿氏倒身插入水缸，當由文光等救起拯活。至春阿氏因何殺死春英，伊等均無從知曉。質之院鄰德珍等，供亦相同，並全稱伊等走入文光家院內，已在春阿氏投缸之後，實不知春英何時被殺，春阿氏何時下手，查核各供，俱無實據。此春阿氏一案，不能通行按律定罪之實在情形也。臣等查向來辦理命案，非有自認供詞，則必有屍親或旁人為之質證，而後承審者，可以層層追究，即本犯亦不得一一供明。

獨此案死係親夫，而時當深夜，地屬閨房，屍親既未悉其緣由，旁人復無可為之證佐。事後屢飭，多方探討，亦無別項形跡可以推尋。而犯係年輕婦女，尤未便加以刑訊。以傷痕而論，則頗近於謀，從未得嫌疑之跡，以供情而論，則實出於誤，而尚在疑信之間。且世情變幻無常，往往有非意料所及者。設令現訊供詞之外，別有緣因，則罪名之出入滋虞，尤不可不格外慎重。此案已經一年有餘，由步軍統領衙門及部院司員，更番承審，全稱疑竇尚多，礙難論決。查古來疑獄，固有監候待質之法。現行例強盜無自認口供，賊跡未明，伙盜已決無證者，得引監候處決。則服制人命案件，其人既已認至死罪，雖未便遽行定讞，似可援監候處決之例，仿照辦理。案經再四推酌，應即據現供酌量擬結。查春阿氏晝夜將伊夫春英殺死，據供係因屢受婆母斥罵，自願抹脖畢命，攜刀走向春英炕前愁歎，適春英睡熟轉動，一時心慌足滑，撲跌春英身上，以致刀口碰傷其咽喉近右身死。查核所供情節，係屬誤傷，尚非有心干犯。按照律例，得由妻毆夫至死斬決本罪，聲請照章改為絞刑。惟供詞諸多不實，若遽擬罪名，一入朝審服制冊內，勢必照章聲敘，免其予勾，遲至三年，由實改緩。如逢恩詔查辦，轉得逐其狡避之計。且萬一定案以後，別經發覺隱情，或別有起釁緣因，亦勢難追改成獄。臣等再四斟酌，擬請領強盜伙決無證，一時難於定讞之例，將該犯婦春阿氏，改為監禁。仍由臣等隨時詳細訪查，儻日後發露真情，或另有出有憑證，仍可據實定斷。如始終無人發覺，即將該犯婦永遠監禁，遇赦不赦。似於服制人命重案，更昭鄭重。屍棺即飭屍親埋埋。凶刀案結存庫。再此案因未定擬罪名，照章毋庸法部會銜，合併聲明，所有殺死親夫犯婦，他無證佐，僅就現供，酌擬辦法緣由，是否有當，謹恭摺具奏。請旨，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具奏。奉旨：依議。欽此。

玉吉把摺子看完，心裡怦怦然，不由自主。因為判決詞句，極為清楚，定罪亦極為公道，不住連連點頭，深為歎服。長山道：「你只顧看摺子，橫豎把餓也忘了。」玉吉聽了此話，猛不丁的鬧了一怔。看見滿桌上放著杯盤菜碗，才知是已經開飯了。又見店伙計送湯送飯的來回伺候，遂向長山道：「你先吃你的。此時我吃不下去，等一會餓了再說。」長山笑著道：「無論什麼事，也不至不吃飯呀。我已經等半天，菜飯已經涼了。」

雖然天熱，畢竟吃了涼的，必要受病，樂得不趁熱吃呢。」

說著，提起酒壺，便與玉吉斟酒。又笑道：「酒要少吃，事要別急。好在已經是定案了，你就坦坦實實的養靜，管保什麼事也沒有。」玉吉道：「我不是不吃，實在是吃不下去。」說著，把摺子揭開，翻覆著細看一遍，轉身問長山道：「摺子是誰擬的？這樣巧妙，鬧了二三年的麻煩。他以世情變幻，往往有人不可測數字，包括了結，真是好文章。」長山道：「你知道作者是誰？就是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，法部大理院因為這件案子，無法擬罪，久懸未決，大不像事。冒然定罪，也不像事，如今永遠監禁，合算把此案存疑，容把案情訪實，再行定擬。」

玉吉點頭道：「是了。」隨把摺本放下，坐在一旁發怔。長山也不來顧理他，只去喝酒。玉吉直著兩眼，臉上白了一陣陣，問不得此時此際，有何等傷心了。

直待王長山吃過晚飯，方才訊過頭來問道：「此時我沒了主意。王兄有什麼高見，替我出個辦法。」長山道：「這也奇了。事已至此，叫我出什麼主意？我是作什麼的，你難道還不知道嗎？」玉吉聽到此處，嚇得發了慌。想著定案原奏，本是姑且存疑，容待探訪的意思。今長山約我進京，必是送我到部了。想到此外，由不得嘍呀一聲道：「王兄，你是我知己的朋友。我與春阿氏實在情形，但恐你知道不清。我死了原不要緊，可憐那阿氏名節，從此掃地了。」長山冷笑道：「別的不說，究竟此案原凶，是你不是？」玉吉道：「是呀！」長山道：「既是你，便不算屈。俗語說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。只要我訪的確，就不算屈在人。」玉吉聽到此處，更是慌了，忙說道：「是我卻是我。只是我的心，不是那樣，你可知道不知道？」

長山拍掌笑道：「你不要起急，我說的都是玩兒話。其實你的心裡，我都知道。說一句簡截話，我若不知道你，不憐憫這件事，我在天津地方，就把你送官了。」說著，把自己報告拿出來，笑嘻嘻道：「實在對你說，方才我出去，本來沒事。算著我出去，你必悶得慌，故意把皮包忘下，叫你解悶。說一句放心的，如今法部裡決不深究了。你與阿氏情形，人人都知道，人人都知道可憐。錯非那樣還不能如此定案哩。這事你還不放心嗎？」玉吉道：「不是我不放心。倒底你姓甚名誰？如今我還知道不清呢。我輩既稱知己，何不以真實姓名示我，叫我打問葫蘆呢？」長山笑道：「這事沒什麼。」說著，把名片取出，遞與玉吉，玉吉接過一看，就是方才那張瑞珊三字。玉吉道：「你既姓張。自今以後，我就不稱你王兄了。」說罷，站起身來，深作一揖道：「活我之恩，生生世世的，不能忘報。大哥不棄，情願永結為異姓兄弟。倘有行事乖謬地方，願受大哥的責罰。」說畢，就要下拜。瑞珊忙的攙扶，連說不敢。又聽他說話的聲音，很為悽慘，隨又安慰一番，勸他吃了點東西，然後睡下。

次日清晨，忽有店伙計進來，回說有人來找，請進一看，此人是僕役打扮，見了張、聶二人，請了個安，獻上一個請貼，一個知單來。瑞珊打開一看，卻是項慧甫、何礪寰二人請客，同坐有左翼幾位偵探，定於次日西刻，假座元興堂便章候駕。

瑞珊看了一遍，先向店伙計要了筆硯，隨在知單上，寫了知字，笑問來人道：「我在這裡住著，昨日才來的，怎麼何大老爺、項三老爺卻知道這麼清？」來人陪笑道：「上頭遣派我來，我也不甚知道。」瑞珊點了點頭，暗想慧甫等手眼這樣靈敏，誠可欽佩，遂取名片一紙，交付來人，允許明日必去。來人答應著去了。這裡瑞珊心裡本想為春阿氏一案，自己很為露臉，雖費了一年工夫，然能把極難解決的疑案，訪明白了，自然是揚眉吐氣，興興頭頭。惟想著何礪寰等，雖為偵探，畢竟於偵探學上尚欠研究，果真是獨具隻眼，豈有本京本地出了這宗疑案，不去下手的道理。倒底是程度低微，合該我姓張的享名，出人頭地。想到此處，心裡愈發的高興起來。到了次日下午，慌忙著換了衣服，留著玉吉看家，自己僱了人力車，直向元興堂一路而來。是時項慧甫、何礪寰、黃增元等皆已來到，望見瑞珊進來，齊起歡迎，各這契闊。又贊美張瑞珊聰明睿智，足與福爾摩斯名姓同傳。說著，早有堂倌過來，回說謝老爺來了。眾人回頭一看，此人有三旬以外，面色微黃，端架著眼鏡，穿一件竹色灰官紗大衫，足下兩隻官緞靴，進門見了眾人，挨次見禮。礪寰道：「二位不認識罷？」那人聽了此話，望著瑞珊發愣。慧甫道：「這就是大立人兒家張瑞珊。這是大律學家謝真卿。」兩人相顧失笑，彼此請了個安，各道久仰。真卿笑道：「什麼叫立人兒家？慧甫可真會取笑。」說的增元等也都笑了。礪寰道：「作我們這行兒的，若真是呆如木雞，可不同立人兒一樣麼？」這一句話，引得瑞珊等越發發笑了。大家一面湊趣，彼此讓坐。堂倌把桌面兒換好，安放杯箸。隨著便接二連三，擺上菜來。礪寰提起酒壺，先向瑞珊斟酒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我們一為洗塵，二為叨教。請把調查玉吉種種手續，細細的對我們說明，我們增些學問，長些閱歷。」瑞珊不待說完，站起陪笑道：

「礪寰哥，你若當著眾人，這樣奚落，我可未免下不去。」慧甫道：「礪寰也不是打趣。我們為著此案，很費研究，雖知是玉吉所害，可是連玉吉的蹤影都沒找著。那日我在局子裡，聽說你的報告，很以為奇。昨天車站上，又有報告，說是你老先生，同著個年紀很輕，面色很白的一個書生，一同下了火車，住了棧房了。我想你來京所住，沒有別處，一定是謙安棧，所以才下帖請你。不管

這案子定了沒定，所為跟你打聽打聽，畢竟這個玉吉是個何等人物？春阿氏這樣庇護他。」

增元亦笑道：「你們先喝酒。若我們長篇大套的一說，飯也就不用了。」

說著，斟酒布菜。大家又要了些隨意的菜品，一面喝酒，一面說話兒。瑞珊把天津探訪種種的手續，述說一遍。礪寰道：「別的不說，請問這內中情形，你怎麼調查得這樣的確？我們只知玉吉因為妒奸而起，又聽外人說，阿氏在家裡時候，很不正經，外號叫什麼小洋人兒。如今聽你一說，居然春阿氏是個貞節可風、即殉情又殉夫的奇女子了。」瑞珊道：「誰說不是。當時那小洋人的別號，也有原因。因為草廠住戶，有個紈袴子，名叫張鏢的。此人淫佚無度，放蕩已極。家裡三房五妾，猶不足興。一日由阿氏門前經過，看見阿氏很美，曾托賈姓謀婆，前去提親。阿氏之母，知道張鏢的為人，執意不給。賈婆兒是貪了酬謝，無以覆命，一日與玉吉家的梁媽，相過於途，談起兩家的事來。她是賊人心多，想著當初玉吉既與春阿氏同院居住，必是春阿氏素日不正，燈前月下，與玉吉有了毛玻想到此處，正好用這些話，回覆張鏢。所以自春英一死，出了無數謠言。小弟揣情度理，未始不由於此。」眾人聽了此話，俱各鼓掌，說瑞珊兄真個神聖，這樣細緻，怎麼調查來著。慧甫道：「這事我又不明白，既然春阿氏、玉吉都是正人，殺機又由何而起呢？」瑞珊道：「告訴諸位說，我為這件事，用心很大。中國風俗習慣，男女之間，縛於聖賢遺訓，除去夫婦之外，無論是如何至親，男女亦不許有情愛。平居無事，則隔絕壅遏，不使相知。其實又隔絕不了。比如其家男人，愛慕某家女子，或某家女子，愛慕某家男子，則戚友非之，鄉里以為不恥。春阿氏一案，就壞在此處了。玉吉因阿氏已嫁，心裡的希望，早已消滅。只盼阿氏出嫁，遇個得意的丈夫，誰想她所事非偶，所受種種苦楚，恰與玉吉心裡素日心香盼禱的，成個反面兒。你想玉吉心裡，哪能忍受得祝慢說是玉吉為人，那等樸厚，就是路見不平的人，也是難受嘔。」說著，連連吁歎。

真卿、礪寰等也都贊息不止。

黃增元道：「得了。你們真有點貓兒哭耗子。」慧甫道：「別亂吵，先請張老兄說點兒要緊的。究竟大理院定案，你老兄以為公不公？」瑞珊道：「有什麼不公。這樣疑探，捨去監禁候質之外，有什麼法子呢。總之中國習慣，偵案不過是緝捕盜賊，要作裁判佐證，是萬萬興不開的。」礪寰點頭稱贊道：「是極是極。我們因為此案，費了很多手續，日夜研究。張兄所調查的張鏢、梁媽、賈婆子等等，我們也調查過。只不如張兄這樣詳細。一來是學識不足，二來也掃了點兒興。上司對於此事，不甚注意，我們也實在沒工夫。不然，無論如何，也可以幫點兒忙埃」真卿嗑著瓜子，笑嘻嘻道：「這們半天，我沒敢說話。咱們空費精神，沒見過玉吉什麼神氣。雖然法部裡不欲深究，我們借瑞翁的光，倒是開開眼界呀。」一句話提醒了慧甫，立逼著瑞珊寫信，打發轎車去接。瑞珊以天晚為辭，慧甫哪裡肯聽，不容分說，自己便替著寫了。誰知去了半天，車夫獨自回來。回說謙安棧中，連玉吉的蹤影全都不見。瑞珊等聽罷，這一驚非小，要知如何尋覓，且聽下文分解。